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二十九回 金鑾殿石珠開宴

話說愍帝見眾臣默然無對，心中殊覺不悅。只見班部中閃出一位大臣，俯伏於地。愍帝抬頭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瑯琊王司馬觀，隨即問道：「賢卿有何所奏？」司馬觀再拜奏道：「微臣雖是敗將，今見賊兵臨城，勢不容緩，諸臣又無良策，微臣不忍坐視，願再興師捐軀報國。」愍帝聞奏，甚是歡喜，說道：「賢卿如此忠義，何慮賊寇不平？成功之後，必不相負。」司馬觀即時出朝，點起鐵甲軍三萬，出城應敵。早有軍士報知弘祖。弘祖便與有方說道：「司馬觀前番被我殺得片甲無存，今日如何又敢領兵，當遣何人出去接戰？」稽德接口說道：「他們眾將都與他鬥過，不若等我出去殺他一陣。看是何如？」弘祖點頭稱善。稽德即時騎虎出營，提了大刀望前殺來。司馬觀便將兵馬排成陣勢，躍馬提刀，向稽德喝道：「賊將通名！」稽德應聲答道：「我乃趙國軍師稽有光是也，你可就是司馬觀麼？」司馬觀道：「既知吾名，怎敢犯禁！」說罷，將刀劈面砍來，稽德閃過，舉刀相迎，戰了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稽德便生一計，將鐵如意潑起空中，竟向司馬觀頂門打來。司馬觀不該橫死，將身一閃，倒把那頂金盔打落地下，吃了一驚，無心戀戰，拍馬逃生。稽德也不來趕，取了金盔，自回營中去了。

且說這司馬觀已是望六的人，吃了這一驚，飛奔入城，回入府中，竟病不起。正應了夢中老人將玉如意當頭一擊之兆，豈非天數難逃。正是：

可憐玉葉金枝客，夢斷華胥不返魂。

司馬觀既死，其夫人即時寫書飛奏朝廷，愍帝見奏，不勝大慟，說道：「瑯琊王乃忠義之臣，今日謝世，朕何賴哉！」正說之際，只見大司馬王偉近前跪奏道：「陛下且請寬懷，瑯琊王雖歿，天下尚或有人。臣舉一將，可以退敵，乃山東人氏，姓涼名啟宗，原任鎮國將軍，目今致仕在家，陛下可傳聖旨宣取他來，重加封爵，使其平寇，必獲全勝。」愍帝准奏，即時寫下詔書，差使臣星夜前去宣取啟宗。

不一日，啟宗已到，入朝拜見愍帝。愍帝甚喜，封為大元帥，總督諸軍事。即點羽林軍二萬，於內選出兩個有武藝的為左右先鋒，一個姓徐名德，一個叫做韋應祥。分撥已定，只得出兵。

早有細作報入趙營，弘祖便對眾人說道：「聞得這涼啟宗也是一個名將，當用何策與他對敵？」稽德道：「不妨，隨他幾十個涼啟宗，我也有力對他。」便差呼延晏、柯凌霄、崔賓佐、聞人彥帶領精兵，竟至城下索戰。涼啟宗點起大兵，披掛上馬，殺出城來。兩軍相見，各不打話，接上就鬥，這場大殺，其實好看。但見：

金鼓連天，殺聲震地。旗分五彩，陣列千門。劍戟如林，兩下裡神嘯鬼哭；槍刀密布，真殺得地暗天昏。

人又鬥，馬又叫，實無攔擋；鑼又鳴，鼓又響，嚇去人魂。

直殺至昏慘慘，金烏將墜；兩下裡無勝敗，未肯休兵。

眾人混戰多時，趙將聞人彥愈長神威，舞動開山斧攻殺上來，勢甚兇猛，手起斧落，將徐德劈於馬下。於是柯凌霄等，一齊驅兵掩殺過來，晉兵紛紛倒退，各自逃生。韋應祥又被呼延晏打死。涼啟宗單槍獨馬，如何對敵得來？卻被趙兵圍定，四面殺來。涼啟宗只得殺條血路，拍馬奔逃，背後趙兵緊緊來追，涼啟宗飛奔入城，即將城門緊閉，城上石炮亂打下來，趙兵只得收軍回寨。見了弘祖，聞人彥獻上徐德首級，呼延晏報稱打死韋應祥，崔賓佐與柯凌霄奪得無數兵仗、衣甲，前來交納。弘祖甚喜，隨令掌簿官與他四人記下功勞，就與稽德，侯有方商議停當，盡起雄兵二十萬攻打城池，自不必說。

且表那涼啟宗飛奔入城，單騎進朝，伏於午門待罪。愍帝傳旨，宣涼啟宗來至金階，俯伏哭道：「非臣不忠於國，實是兵力不足，失軍之罪，惟陛下施行，臣當引頸受戮。」愍帝道：「朕從早至今，並不退朝，專待佳音，不期又遭此敗，非卿之罪，實朕之數也！」一面傳旨令大司馬王偉守城池，一面詔行天下，召集軍丁，且待兵糧兩足，然後復徵。涼啟宗謝恩出朝，自歸帥府。

且說王偉奉旨守城，即將兵卒一點，不上千餘，心中沒法，只得將百姓盡數點來，湊得一萬；又備了許多播木、炮石、火弓、藥箭；又命火藥局另湊合起一種大炮來，名為子母炮，一齊搬來，堆放城上，料理停當。

卻說弘祖自那日計較端正，隨令大軍將城圍得鐵桶相似，盡力攻打。城上便將播木、炮石打將下來，兵馬折傷無數。到了明日，弘祖又令軍士搭起雲梯，思量越城，又被王偉將子母炮放起，軍士大半死於城下。你道甚麼叫做子母炮？原來一個大炮內中又做許多小炮，所以放起甚是利害。一連幾日，只是如此，弘祖心下甚是煩惱，便與兩個軍師商議。只見稽德說道：「我有一計在此，目下暫且解圍，離城二十里下寨，如此如此，自無不勝。」弘祖與有方俱各點頭暗喜。隨令解圍，將兵馬退至二十里之外。城中見軍馬退去，即時開門發放水菜，收買米糧，居民進出，纒絡不絕。

且說弘祖兵馬退出二十里，紮下大營。過了數日，稽德即令大小三軍，都至營前聽調。不一時，諸將俱到。稽德便喚王彌、呼延晏二人近前，吩咐道：「二人身材雄偉，可扮做腳夫，竟進南門至軍政司前伏下，倘有兵馬，便可接住廝殺。」二人依計去了。稽德又喚石宏、段琨及慕容廡三人近前，說道：「汝三人風姿飄雅，可扮作秀才，進北門至帥府前伏下，倘涼啟宗引兵出來，便可截住。」三人聽得，自去打扮。又喚李暉、蒲洪二人吩咐道：「你二人可扮作關西客商，竟進東門，近著城門有一所客店，可在店中歇下，聽城中發作即可砍開東門，招接兵馬入城，便算頭功。」二人會意而去。稽德又叫夢月出來，說道：「夫人可同陸丞相與袁司徒扮作村莊婦女，竟進西門，離城一二里有一尼庵，叫做蓮真觀，假作進香，在觀中歇下，只聽城中變亂，便可殺出。」三女將得令，各去改妝。大家妝扮停當，分投進城。稽德卻扮做一個雲遊道士，搖搖擺擺，竟入南門。有贊一首說他的好處：

密如鬼神，疾若風雷。進不可當，退不可追。晝不可攻，夜不可攏。仙也？神也？吾不知之，稽有光也。

正是：

有光妙計高天下，指日鞭敲金鑼回。

不說弘祖驅兵前進。且說只一行人各混入城，守城將官一毫不覺，憑他們四散伏下。其夜四鼓，只聽見趙兵又來攻城，王偉即上敵樓，正欲令軍士放炮拒敵，只見一個道士飛上城樓，提著大刀，競望王偉砍來。王偉大驚，即拔佩劍相迎。不上二十餘合，早被稽德一刀砍死。敵樓上兵將，盡被殺傷，城中一時潰亂。那王彌與呼延晏聽見喊殺之聲，已知關目到了，即時脫出鎧甲，持了兵器，從軍政司前殺將出來，與稽德會合；蓮真觀內三個女將，聽得城中發覺，也都殺出觀來，驚得那些尼僧，一個個躲藏不及。涼啟宗知道城中變亂，即時披掛上馬，引著鐵騎三千從帥府殺出，正撞著石季龍等三人，力戰多時，卻被石季龍一蛇矛刺來，涼啟宗閃避不及，死於馬下。正是：

可憐慣戰能徵將，化作含冤帶血魂。

且說那蒲洪與李暉即時殺出客店，砍開東門，招接大兵入城，大家合兵一處。看官聽著，洛陽乃是一個禁城，難道竟沒有一軍策應，憑他們這等猖狂？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，如何接應得來？大兵既入城中，一齊混殺。人民號哭，四散奔逃，離亂之慘，有詩為證：

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

宮妃紅神泣，宦監白衣行。

卻說王彌與呼延晏二人首先殺入朝中，遍處搜尋愍帝，競不知其去向。不一時，弘祖與諸將俱到，便在一間偏殿坐下。文武百官也有一半投降的，也有一半為國自盡的。不必細說。

弘祖隨即傳令軍士，不許妄殺生民，一面出榜安撫百姓，面挨查司馬氏宗族，要行剿滅。只見夫人烏氏向前說道：「妾當晚被

司馬罔所劫，甚虧瑯琊王護衛，以至夫妻配合，父子團圓。乞元帥推妾薄面，赦其家屬。」弘祖道：「彼既有恩於夫人，下官何忍加害。」傳令眾將，不許擾亂其府，令其子仍襲瑯琊職，後來長大，就是晉元帝，這是後話且按。弘祖又將倉中米粟、庫內金銀取將出來，犒勞諸將。宮中寶物，盡數裝載入車，將去獻於趙王。便將宮殿燒燬，留閩人彥鎮守洛陽，選定吉日，班師回朝。真個是：

鞭敲金鑼響，齊唱凱歌回。

數十萬兵馬，歡聲鼎沸，行向前來。所過州縣，自有守將支應工給。不止一日，到了晉陽。趙王聞得，即時排駕出郭相迎。

眾將一見駕到，驚得滾鞍下馬，齊齊拜伏於地。不一時入朝，到了金鑾殿上。眾將拜賀已畢，趙王便令兩傍設放錦墩，令諸將坐下。只見又有一個女臣，揚塵舞蹈，拜於地下。趙王舉目一看，只見玉肌花貌，美麗異常，便向眾人問道：「此位就是元海夫人麼？」夢月朗朗答道：「不敢。臣妾正是夢月烏氏。」趙王即時御手相扶，賜坐於傍。又向弘祖眾人說道：「朕深知眾位元帥與將軍鞍馬勞苦，今日成功，何以相謝？」眾臣齊稱不敢。趙王又問弘祖道：「彼洛陽人民風景，還是如何？」弘祖奏道：「洛陽人民懦弱，風景山川，亦總不如晉陽。」就將稽德用智破城，愍帝逃脫之事，細細奏了一遍。又將各處地圖獻上。趙王覽了一遍，只見末後又是一冊，上面寫道：

計開晉國物件：

宮錦萬端，龍衣千副，珍珠百斛，翡翠千箱，珊瑚千樹，琥珀千枝，黃金千萬，白金千萬，犀帶千圍，

玉帶千圍，金盆百面，玉盆百面，沉香十車，象牙十車。

趙王看畢，即時傳旨：將宮錦萬端，犀帶、玉帶賜與弘祖眾人，黃金、白金犒賞各部軍士。五員女將各賜珍珠一斛，珊瑚十枝，金盆一面，玉盆一面，其餘俱令寶藏官收貯。隨令光祿大夫排宴，慶賀功臣。殿東一帶，是弘祖眾人；殿西一帶，就是五員女將。眾臣謝恩，方才入席。趙王又命近侍將大金爵滿泛御酒，分遞功臣。歌舞音樂，一齊並舉。真個是皇家綺宴，不比尋常。有詩為證：

金殿傳宣開綺宴，大臣相率奉霞觴。

太平原是英雄定，兵氣銷為日月光。

眾臣惟恐酒後失儀，略飲數杯，隨即謝恩退出，趙王駕起回宮。到明日早朝，便宣眾臣入內，欲加封爵。不一時諸臣俱到，拜舞已畢，分班而立，只見一個黃門官伏在金階，奏出一句說話來。